



## 似水流年

## 那段看电影的岁月

»»»»»»»» 王辉

对于我们这一代来说,少儿青春时代如果要选一份最大的精神食粮,莫过于电影了。那个时候,电影给我们带来了无尽的欢乐。如果一个月不看一部电影,就似乎感觉在自己的生活里缺了点什么。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无论是城镇还是乡村,文化生活异常匮乏。我6岁时跟随母亲来到了一个偏僻的小渔村,村里驻有守岛部队一个营,营部的操场上经常放映电影,于是,到操场上去看电影几乎成了我们唯一的文化享受和娱乐活动。

每每有电影放映,村民们从中午开始就口口相传,奔走相告,消息很快传遍了全村的每一个角落。晚上天还没黑,村里的男女老少早就搬个小板凳、小竹椅向部队操场上聚集,晚来的干脆站着观看电影。我们小孩子往往挤在最前面,随便捡一块稍微平整一点的石头,一屁股坐在上面就美美地看起来。

那个时候的电影除了样板戏,最多的是战争影片,《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小兵张嘎》等影片看了一遍又一遍,但我们还是看得劲头十足,不但记住了故事情节,连里面的有些台词都能倒背如流。平时小伙伴一起玩闹的时候,还会模仿电影中的一些经典台词,如“高,实在是高”“看在兄弟的份上,拉兄弟一把”等,经常用来相互开玩笑,增加了不少乐趣。

后来,我到嵊泗中学念中学,我家住在大街边,县城唯一的电影院——东海剧院近在咫尺,相距只有几十米。那会儿,东海剧院是岛城最热闹的地方,每天晚上放映电影之前,小小的影院售票室早已挤满了购票的人群。当时一张电影票的价格是一角钱,但对于还在上学的我们来说,上东海剧院看电影还是一件奢侈的事情。除非是非常好看的电影,才会偶尔掏钱买票进一次影院。

要过一把电影瘾,还是要依赖免费露天电影。于是在中学时期,我隔三岔五就会和同学一起翻山越岭到马关守备师部队大操场去看电影。从菜园学校所在地到马关师部,要翻过高高的长弄堂山岗,需要走几公里的山路。待我们赶到时,操场上早已挤满了看电影的部队官兵和群众,我们只能站在最后面看,甚至要站在长凳子上,踮起脚尖伸长脖子看。虽然看得很辛苦,但我们还是兴趣盎然,看得津津有味。

电影散场后,深夜里步行回菜园,只见长弄堂里浩浩荡荡走的是看完电影回家的人。我们仍沉浸在电影故事里,一路走,一路热烈地议论着电影里的人物和情节,分析电影人物的命运,几公里的路程也不觉得累。快到家了,我们还聊得意犹未尽。

记忆里,外国电影并不多,以朝鲜、越南、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为主。看得较多的是朝鲜电影,其中最受欢迎的是东海剧院放映的朝鲜宽银幕彩色影片《卖花姑娘》。放映那几天,简直可以说是万人空巷,有的人多次进剧院一连看了好几遍。影片中的同名主题歌也颇受观众喜爱,被广为传唱。

粉碎“四人帮”后,一批批电影逐渐解禁,《早春二月》《五朵金花》《阿诗玛》《一江春水向东流》《永不消逝的电波》《野火春风斗古城》等优秀老影片开始在海岛重映,让我们大饱眼福。记得1977年初春,《洪湖赤卫队》在马关守备师操场放映时,春寒料峭,但也没能挡住人们的观影热情,整个操场上人山人海。印象中国外电影较受欢迎的是南斯拉夫影片《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和《桥》,《桥》中的插曲《啊,朋友再见》也曾风靡一时。

1978年,我考入了杭州大学。读大学期间,正值改革开放初期,文艺迎来了百花齐放的春天,电影作品更是琳琅满目。《小花》《牧马人》《庐山恋》等优秀国产电影,以及《追捕》《佐罗》《虎口脱险》等一批脍炙人口的译制片上映后,成为我的挚爱。我几乎每个星期都要到离学校不远的黄龙洞电影院去看一场电影。那时候我不需要直接到电影院买票,班级里会有人统计需要购票的人数,统一由班级文艺委员前去购买电影票。第一学年统计下来,我竟然在全班看电影数的前五人之列。

时光荏苒,时过境迁,如今城乡文化生活日益丰富多彩,我已很少看电影了,一年里也难得进一次电影院。当然,现在即使置身于装潢精致、座椅舒适的现代化影院看电影,我再也没有年少时看电影那种独特的感觉、那个独有的味道了。毕竟,时代在变化,我们的生活和爱好也在变化。

## 人在旅途

## 悬空千年寺安然

»»»»»»»» 徐国南

山西浑源县境内,恒山山脉所属的金龙峡谷四周悬崖绝壁,西侧翠屏峰峭壁间,镶嵌着一座古老的寺院悬空寺。其始建于北魏,距今有一千五百多年历史,以构造奇特和如临深渊的险峻而著称。

说其“奇特”。这座悬空寺选址有别于其他寺院,如一幅玲珑剔透的浮雕,镶嵌于悬崖峭壁之上,周围渺无人烟。背倚翠屏,上载危崖,下临深谷。檐牙高啄,斗拱榫卯。殿角翼然,凌空欲飞。恍若仙境,叹为观止。

寺院的四十间殿阁,何以千年完好,巍然屹立于陡峭的悬崖之上?这得归功于楼阁底下千载不朽的横梁及十余根碗口粗支柱对横梁的支撑。

悬空寺所在处原是个天然形成的凹槽,当时工匠们利用该天然条件,从山顶悬空而下进入凹槽并不断挖掘,形成一个建筑空间。为了向外延伸,扩大平台,工匠们又凿出一个个小洞以插横梁。为防横梁外移,在插入洞中一端嵌入楔子,如同膨胀螺丝欲出不能,牢固稳定。横梁插入完毕,铺上木板,下面撑好木柱,就可搭建楼阁。

我们在游览欣赏之际,纷纷赞叹古代工匠的聪明智慧,他们利用力学原理,半插横梁为基,巧借岩石暗托,梁柱同心协力托起寺院,表现了悬空寺独特的建筑风格,为恒山增添了一道亮丽的风景。

说其“险峻”。镶嵌于万仞峭壁间的悬空寺,距离地面最低处约60米,最高处约90米,平均高度70多米。身处栈道,俯瞰峡谷,如置身九天宫阙,心惊胆战。在突兀的悬崖

峭壁上,殿阁间虽有栈道相连,然楼梯陡峭,栈道狭窄,扶栏高度不及半身,又无其他防护措施,稍有疏忽,被挤出栈道,那可不是闹着玩的。故游者无论上下楼阁都是小心翼翼、步步为营,脚踏实地地依次渐行,并互相安慰提醒,“小心”“慢慢来”“别急”“注意安全”……尽管素昧平生,但千里相聚,是种缘分,也是幸福,且行且珍惜。

人流在狭窄的栈道中缓缓涌动。看到殿内正襟端坐的千古佛爷,或双手合十许个愿祈个福,或环顾一下殿内摆设便匆匆辞去。没有几个敢探身仰望一线青天、云舒云卷,俯瞰峡谷潺潺、樱花争艳,即使敢的,也是胆大心虚,两股战战。

当然也有胆大“妄为”者。只见一名女子倚着扶栏,提着手机支架拍廊外景观。我可为她捏了把汗,要是一不小心,手机坠落事小,若人被挤出……真是不敢想象。但女子却神态自若,毫无惧色。

当爬上三楼,栈道似乎稍微宽了点,游者也并不像下面拥挤,朋友建议给我拍个照留个影。“好啊!”机会难得。四月份,恒山仍寒气袭人。我穿着件呢制服,右手紧握支柱,身后是悬崖峭壁,右侧是深不见底的峡谷,虽有点胆怯,但还是鼓起勇气,在“咔嚓”声中,拜访千年古寺瞬间成为永恒。

历时一千五百余年,经历了无数风雨,观尽了人间沧桑,迎送了多少游客,悬空寺巍然屹立,风采依旧,无怪乎明代大旅行家徐霞客赞其为“天下奇观”,李白等文人墨客到此都题碑赋诗,以表赞赏。

## 心灵隽语

## 追逐风景

»»»»»»»» 薛晓波 文/摄



年龄不同,追逐风景的方式也不同。年轻时,觉得世界很大,总想到外面看看。那些年,乘过飞机、坐过高铁、骑过马,到过边疆,游历了大半个中国,所谓的名胜古迹走了十之七八,也曾出过国,看过外国的月亮。

游历久了,身体疲倦了,视觉疲劳了,静下心来,细细品味,渐渐明白:外国的月亮并不比中国的圆;省外的风景并不比省内的美。舟山要山有山,要海有海。东极的海很蓝,普陀山的佛教文化世界闻名,东海音乐节让全国的年轻人人为之疯狂,东海云廊晋升健身新地标,让外地游客羡慕不已。

曾经,我喜欢追逐四季的风景:二月赴沈园花神节观赏汉文化表演;三月骑行定海湿地公园欣赏郁金香;四月参加浙江海洋大学一年一度的樱花节……哪里有风景就往哪里跑。那些年,相机的储存卡换了一张又一张,相机的镜头添了一个又一个,脸黑了,人瘦了,却乐此不疲。

“年年岁岁花相似”。如今,不再四处追逐风景,开始热衷于打造独属于自己的风景,种花养草,购买各种雅致的器物,在家就能欣赏四季的花开:月季、三角梅、米兰、风车茉莉……依次开放。周末坐在院子里,晒着太阳,守着花,用微距镜头拍蜜蜂、拍蝴蝶,一拍一个上午。

人与人混熟了,容易放下戒备之心,人与蜜蜂、蝴蝶相处久了也一样。我刚坐下时,蜜蜂、蝴蝶不敢在花上停留。我坐久了,它们就开始忽略我的存在。它采它的蜜,我拍它们,各得其所。距离从半米开外,到十几厘米,它们也不会飞走。沾满花粉的蜜蜂被拍得一清二楚,这样的拍摄令人振奋。

罗曼·罗兰说:生活中并不缺少美,只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风景并不只在外边,在你身边就有无尽的风光。当你静下心来,世界也会变得安静。这时,你就能拥有一双发现美的眼睛,欣赏到不一样的美。